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十五輯 第八冊

宋詩與道教研究

盧曉輝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五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8 冊

宋詩與道教研究

盧曉輝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詩與道教研究／盧曉輝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4+310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十五輯：第 8 冊）

ISBN 978-986-322-596-6（精裝）

1. 宋詩 2. 道教 3. 詩評

820.91

103001197

ISBN-978-986-322-596-6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十五輯 第八冊

ISBN：978-986-322-596-6

宋詩與道教研究

作 者 盧曉輝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第十五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3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宋詩與道教研究

盧曉輝 著

作者簡介

盧曉輝（1978～）男，漢族，山東萊陽人。2004年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獲文學碩士學位，2010年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安徽省滁州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兩宋詩歌、道教史。主持安徽省教育廳專案一項：《宋代遊仙文學研究》（2007sk251）。發表論文有：《論宋代呂洞賓傳說的流傳》、《歐陽修晚年皈依佛老辨》、《論陸游的道教信仰與愛國思想》、《郭祥正的詩歌創作與道教》、《淺論徐積的孝名與文名》、《論遊仙詩的起源》等。

提 要

道教在宋代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與影響，在政府與民間的祭祀活動、養生保健以及民眾教化等方面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到當時社會活動的主體——宋代的士大夫來說，他們對道教的興趣大多集中於道教的哲學理論與養生術兩個方面，特別是養生術，為眾多士人所奉行。而對神仙信仰感興趣的士人較少，大多數士大夫對神仙信仰只是持中立態度。北宋及南宋前期的士大夫雖然與道教聯繫較為密切，但始終堅持儒士身份；南宋後期的士人則完成了身份轉變，多有入道者，但入道原因也並非是對道教信仰的篤信。總體來說，道教對於宋人的人格修養有潛移默化之功；對其生活及創作中的審美取向也有較為直接的影響。

道教與宋代詩歌的關係是廣泛而複雜的：一方面，從社會環境的角度而言，道教題材的作品並不因政府的崇道而繁盛，恰恰相反，真宗、徽宗的大力崇道在詩壇中影響甚微。而政治格局的變化、社會的動蕩卻使得詩歌中的道教因素增多，如北宋的熙寧變法、南宋初期主戰與主和派的鬥爭、南宋政權的覆亡等。另一方面，就創作主體而言，宋代士大夫創作道教題材的作品時主要依據個人的道教興趣及社會體驗，或者借助同道士唱和的形式出現，如蘇軾與蘇轍兄弟、曾慥與郭印等，但很少以流派或群體的形式進行創作，如江西詩派、江湖詩派、四靈詩派的創作中就並沒有出現大量此類作品。不過南宋末期例外，此時與道教相關的作品在詩壇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傳統的遊仙詩、詩歌中的入道（道教）現象、詩中所表現的道教情結等因素也大量出現。就詩歌自身而言，道教的影響主要體現於詩歌的主題與內容上，表現為以宮觀、道教養生、宗教祭祀、與道士贈答或者道教的出世歸隱及慕仙等為主題。此外，一些日常生活題材也受道教影響，如普通士人間的贈答、祝壽題材的詩歌等，這在南宋後期詩壇中表現尤為明顯。

在詩歌的藝術上，道教所擅長的想像、誇張等手法及典故、意象、詞彙等，都為宋代詩人所常用。道教對於詩歌風格的影響主要體現於兩個方面：一是浪漫氣息濃厚、充滿神奇色彩；二是詩風比較質樸平淡。這兩種風格看似相反，但皆與道教的影響有著直接關係。另外，部分詩人的獨特詩風明顯與道教有關，如郭祥正、蘇軾、蘇過、黃裳、陸游等。



目次

上 編	1
緒 論	3
一、道教與宋代社會的關係	3
二、宋代士大夫的神仙觀念——從呂洞賓神仙傳說的流傳談起	11
三、道教與宋代詩歌的關係	22
第一章 北宋前期詩壇與道教	29
第一節 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時的道教政策	29
一、宋太祖與道教	29
二、宋太宗與道教	31
三、宋真宗與道教	35
第二節 北宋初期士大夫的道教信仰	39
第三節 道教與北宋初期詩壇	43
一、白體詩與道教	43
二、真宗的崇道對詩壇的影響	53
第二章 北宋中期詩壇與道教	59
第一節 北宋中期士大夫的道教信仰	59

一、對道教持一否定態度，或者敬而遠之	60
二、對道教的瞭解與接受	63
第二節 歐梅文人集團的詩歌創作與道教	69
一、梅堯臣的作品與道教	70
二、歐陽修的作品與道教	73
附錄：歐陽修晚年皈依釋老辨	75
第三節 北宋政治家的詩歌創作與道教	86
一、范仲淹的詩歌與道教	87
二、司馬光的詩歌與道教	93
第四節 理學家的詩歌創作與道教	96
一、北宋理學家對於道教的接受	96
二、理學家的詩歌與道教	98
第五節 北宋中期其它文人的詩歌創作與道教	106
一、創作的主题	108
二、詩歌的藝術特徵	110
第六節 郭祥正的詩歌與道教	114
一、郭祥正的宗教信仰與道教態度	115
二、詩歌創作與道教的關係	116
三、道教題材與後期詩風的轉變	121
第三章 蘇軾與道教	125
第一節 蘇軾的道教信仰	125
一、神仙長生的信仰	128
二、道教養生的具體實踐	133
三、蘇軾的養生方法與階段性	135
第二節 蘇軾的詩歌與道教	138
一、對於道教神仙學說的大膽質疑	138
二、對神仙故事及道教仙人的傾慕	139
三、道教養生的實踐	141
第四章 蘇軾文人集團與道教	149
第一節 蘇轍	149
一、道教與蘇轍的哲學思想	149
二、道教對於蘇轍的詩歌創作	150

三、蘇轍詩歌的風格及道教的影響	153
第二節 秦 觀	154
一、秦觀的宗教思想	154
二、秦觀的詩歌與道教	155
第三節 張 耒	159
一、對於道教的態度	159
二、張耒的詩歌創作與道教	162
第四節 蘇 過	165
一、蘇過的道教信仰	165
二、蘇過詩歌的主題與道教	166
三、蘇過的詩歌風格與道教	169
第五章 北宋後期詩壇與道教	173
第一節 北宋後期的道教環境與宋徽宗的詩歌	173
一、崇道的原因	173
二、崇道的表現	174
三、朝野士大夫的迎合	176
四、道教在普通民眾間的傳播	179
第二節 北宋後期詩壇與道教	182
一、孔平仲	182
二、鄒浩	183
三、黃裳	186
第三節 天師張繼先的詩歌創作	193
一、宣傳道教理論與思想	195
二、表現與道教中人的往來	198
三、表現個人的逍遙情志	199
下 編	203
第六章 南宋初期詩壇與道教	205
第一節 高宗時道教政策及士大夫的道教信仰	205
一、修建少量宮觀	207
二、頻繁的道教祭祀活動	208
三、對於道教的管理	209

第二節 道教與南宋初期詩壇	213
一、道教對江西詩派的影響	213
二、道教與南宋初期的其它詩人	214
三、道教的養生術與南宋初期的詩歌創作	216
四、道教的遁世精神與南宋初期詩歌創作	223
五、傳統道教題材作品的創作	229
第七章 南宋中期詩壇與道教	235
第一節 陸游的詩歌與道教	235
第二節 范成大的詩歌與道教	247
第八章 南宋後期詩壇與道教	253
第一節 南宋中後期的道教環境	253
第二節 南宋後期詩壇與道教	257
一、高似孫的詩歌與道教	260
二、程公許的詩歌與道教	264
第三節 朱熹的詩歌與道教	268
一、朱熹對道教的態度	269
二、朱熹的文學觀	270
三、朱熹的詩歌創作與道教作品的創作	272
第四節 遺民詩人的道教情結與創作	277
第五節 南宋後期遊仙詩的創作	284
一、詩歌主題的多樣性	285
二、體裁樣式的多樣性	289
三、南宋後期遊仙詩特點的成因	290
第六節 南宋詩歌中的儒士入道現象	291
結 語	299
徵引文獻	303

上 編

緒 論

一、道教與宋代社會的關係

宋代是道教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這主要體現於兩個方面：一是道教自身理論有了新的突破，即內丹術理論有了新的發展，並為廣大道教徒所信奉；二是道教為社會各階層所廣泛認可、接受。下面就這兩點分別論述。

（一）道教理論的發展

在宋代以前，外丹術是道教理論中成仙的主要方法。晉代道教典籍《抱朴子內篇·金丹》中以服食丹藥為成仙之捷徑：「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註1〕又，「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腳，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註2〕這是道教徒葛

〔註1〕 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1985年，第70頁。

〔註2〕 同上，第71頁。

洪從理論上對金丹術予以肯定，主要是從黃金的特點而進行類比的，認為人體與黃金結合就能長生。在葛洪之前，魏晉士人就已經服食丹藥了，最著名的莫過於五石散。儘管此時也有偏於內丹的《周易參同契》問世，但並不為人所重。因此，在宋代以前，服食金丹一直是求仙者的首選。但由於求仙本身在實踐中是不可能的，服食金丹甚至連基本的保健作用也沒有，這種外丹術注定是要失敗的。且服食金丹者的下場都很慘，韓愈在《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中就舉了一些例子：「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起顛貫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數十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州，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註3〕儘管如此，中唐至唐末，依然有很多貴族服食丹藥，包括最高統治者。出現這些悲劇，主要是道教在理論上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的緣故。

自五代以來，外丹的嚴重後果已經引起道教內外的質疑與關注，以服食金丹為代表的外丹術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道教必須有新的理論才能吸引信眾，才能夠與儒家、佛教相抗衡。道教中人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論的發展，一是援儒、佛入道。實際上在道教的发展過程中，道教一直是這樣做的。二是挖掘自身原已被忽略的理論，提倡以《周易參同契》為代表的內丹術。道教徒逐漸重視

〔註3〕韓愈撰，馬通伯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第319～320頁。

內丹之術，至北宋神宗時，張伯端作《悟真篇》，「與魏伯陽《參同契》，道家並推為正宗。」〔註4〕

除了內丹術之外，宋代道教另一顯著特點是符籙（道法）一派的發展。這一派別在理論上成就不大，主要應用於技術操作上如祭祀儀式等方面。無論是皇家祈禳求福、宗廟祭祀，還是普通百姓的祈晴禱雨，都須有道教參與，這就需要有一系列的道教儀式。如果內丹術是為個體的話，那麼符籙一派則具有普惠眾生的意義。在宋代，比較著名的符籙派別有龍虎山等。此外在徽宗時期興起的神霄派純粹是林靈素等人謀取政治權力的工具，實際上阻礙了道教的發展，隨著北宋的滅亡，神霄派基本上退出歷史舞臺。在南宋時期，南宗（內丹派）與符籙派佔據道教主導地位。

作為道教的主體——道士，與社會聯繫也極為緊密。上層道士與最高統治者、高級官員交往頻繁，如种放、陳搏、張無夢、林靈素等；而中層道士與士大夫們也關係密切，或以文交，或以藝往，諸如琴棋書畫、醫術等；下層道士更為離譜，與普通人無異。《燕翼詒謀錄》卷二：「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娶妻生子，與俗人不異。」〔註5〕與蘇軾交往頗深的蹇拱辰也說，其鄉人道士不守教規，與俗人沒有多少差別，以致需要政府用政令加以約束，如《續資治通鑑長編》：（祥符二年）「癸巳，禁道士以親屬住宮觀者」。〔註6〕可見這種情況的普遍。實際上，由於道士、僧尼已經成為一種職業，或者是一種身份標誌，並擁有某些特權，所以與士農工商一樣，成為時人的一種選擇。

宮觀的數目、規模是道教興盛與否的重要標誌。由於五代戰亂的破壞，宮觀損壞嚴重，宋初宮觀的修建主要是在原有基礎（唐代宮觀）上進行的，由地方政府主持。徽宗時期新修建了許多神霄宮，

〔註4〕 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六 1965年，第1252頁。

〔註5〕 王楙《燕翼詒謀錄》，第19頁。

〔註6〕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1596頁。

道教勢力此時達到了巔峰，以致地方官員都得敬而遠之。北宋的滅亡，對於道教是一個重大打擊，宮觀也遭到破壞。南宋在內外交困之下，不得不縮減對於道教的財政支持力度，為戰火所毀壞的宮觀也無法全部修建。儘管如此，南宋初期政府依然新建了延祥觀、顯聖觀等，神化其統治。其它各地道觀的修繕基本上是自籌經費，並不依賴中央財政支持。

（二）宋代統治者對道教的態度

宋代統治者對道教基本上是以扶持為主，其中以真宗、徽宗為甚。究其原因在於一方面道教的長生之術對於統治者有著莫大的吸引力，縱不能成仙，卻也能健身長壽，更何況還有僥倖心理在其中。另一方面在於道教的現實功用性，對於神化統治、日常祭祀、養生保健、民眾教化等方面，道教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從建國伊始，統治者就著手於道教的復興。主要從三個方面入手的：一是宮觀的修建；二為禮遇著名的道士；三為官方搜集整理道教典籍。

真宗的崇道主要是出於政治的需要，澶淵之盟後，在王欽若等到人的誘導下，開始其崇信道教的荒唐行徑：從天書下降到封禪泰山，再到祠祀后土，無不顯示其統治的神授天意。所以在活動過程中還特別邀請了西夏、契丹等外國使節參與。以誇耀、壓倒敵國，特別是契丹（其國以佛教為國教）並且修建宮觀，以實其行。

（大中祥符二年）先是，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殿中侍御史張士遜上言：「今營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願因諸舊觀為之。詔從其請。」〔註7〕（《長編》卷七二）

真宗之後的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對道教的態度是理性的，這實際上是對真宗崇道的否定。不過在神宗時期鞏固的宮觀制度對於道教地位的落實具有重要意義。儘管出發點是出於閒散官員的安

〔註7〕《續資治通鑑長編》，第1637頁。

置，但從客觀上對於道教而言，一方面使道教的地位優於佛教；另一方面使士大夫與道教的關係變得緊密。

相對於徽宗而言，真宗的崇道還是很有理性的，因為真宗並不因為自己的崇道而荒廢政務，也不把道教凌駕於政務之上。如上條引文中張士遜對於因修建宮觀而產生的負面作用進行規勸，真宗聽其意見，從而使國家財政、下層官員、百姓不因此而被過多干擾。徽宗則不然，聽信道士林靈素大言，謂己「長生大帝君」。徽宗令「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每設大齋，輒費緡錢千萬，謂之千道會……靈素在京師四年，恣橫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註8〕即使是地方上的道士有的也趁機興風作浪，令人側目，如「丁酉，知建昌陳並等改建神霄宮不虔及科決道士，詔並勒停。」〔註9〕

從積極的方面而言，徽宗一方面細化道教官制，加強管理，「乙酉，詔諸路選漕臣一員，提舉本路神霄宮……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註10〕另一方面，舉行政之力整理道教典籍，宣和元年「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註11〕；政和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註12〕並設玉局敕道士校定，送福州閩縣鏤定，總 540 函，5481 卷。這些活動對於道教的良性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南宋的崇道不如真、徽二帝那樣瘋狂，主要限於政局、國勢，對神化統治的崔府君、四聖真君等加以大力宣傳。此外，禮遇一些名道，整理道教典籍，但是大規模修建宮觀是不可能了，使得許多宮觀處於廢棄狀態。為解決財政困難，官府還對道士的譜牒加以販賣，使得道士隊伍良莠不齊。南宋諸帝的利用道教，於己止於修身養性，對外限於祈禱求福，敬天禮地。

〔註8〕脫脫《宋史》卷四六二，第13529頁。

〔註9〕《宋史》卷二一，第399頁。

〔註10〕《宋史》，第400～401頁。

〔註11〕《宋史》，第401頁。

〔註12〕《宋史》，第392頁。

（三）宋代士大夫與道教

宋代士大夫是宋代統治的主體，他們對於道教的態度，依據個人的政治取向、學術思想、宗教信仰呈現出不同的表現。但從總體而言，完全持拋棄、否定態度的是極少的。反對道教最力的當屬宋初柳開、穆修、石介等人，如柳開在《韓文公雙鳥詩解》力闢佛老：「予曰：『作害於民者莫大於釋老，釋老俱異端而教殊，故曰雙鳥矣。』」（註13）石介《上蔡副樞書》：「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悖亂聖教，蠹損中國。」（註14）他們在思想上、文學上緊隨韓愈，企圖恢復儒家在這兩方面的統治地位，因而力闢佛老，但是這種一刀切的否定態度並不為宋人所接受。即使是後來反對道教的歐陽修，也對道教的合理之處加以肯定，並整理一些道教典籍。

宋代士大夫的道教取向，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基於個人的思想觀念而崇信道教；二、注意吸收道教的有益成份加以利用；三、個體沒有明顯的宗教信仰，只是出於政治目的而參與道教活動。

實際上，道教的理論博雜，來源不一，即有先秦時期的神仙之說、黃老之術，也滲入了儒佛思想，可謂良莠不齊。宋人的思想是比較嚴謹的，並不輕易否定固有的文化傳統。對於道教的思想理論，進行有選擇的利用。最為突出的則為道教的養生術。道教的神仙學說在今天看來固然荒唐可笑，但道教為達到成仙的目的而進行的一系列的活動卻有著積極意義，否則道教就失去理論支持，無法服眾。比如外丹術中的服食之法：枸杞、伏苓、菊花等，以及內丹術的內煉功法，直到今天依然為人們所遵循沿用，說明這些養生之術是有一定的科學道理的。所以在古代，一些名醫同時也是道士，如陶弘景、孫思邈等。一方面，道教的追求長生與醫學的追求長壽，在目的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宗教借助醫學求死扶傷，可以更好

〔註13〕《全宋文》第6冊，第376頁。

〔註14〕《全宋文》第29冊，第203頁。